

□王汝冉

由“荔枝煎”变为“荔枝鲜”，一字之差，轻如鸿毛，落在李善德肩膀上却有千斤之重。荔枝在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水果，而是变成“权力的游戏”的象征。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讲述了李善德化身“快递小哥”跨越五千里送娇贵之果的故事，在“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消、三日味陨”的严峻条件下，他与天时竞速，与人心周旋，以保证荔枝以“鲜”活之态进入朱墙。

《长安的荔枝》在色彩的运用上大胆而精妙。全剧色调明亮饱满，勾勒出盛唐飘零前最后的辉煌光景。无论是人物身上的华服、窗外的斑驳光影，还是日光下熠熠生辉的长安官殿，巍然矗立的官墙，无不在精心调配的色彩中焕发生机，滋润着观众的眼眸。更妙的是，色彩在这部剧中远不止于简单的装饰——李善德褪色的衣服诉说着他勤俭的性格，造反失败的何刺史一身红衣，成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

该剧对色调与光线的驾驭同样令人称道,岭南酷暑的蒸腾热浪,橙橙红的暖调得以传递;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之路峰回路转,取得进展时,温暖的色调也如希望之色般铺展开来。当镜头转向人物,深邃的冷调将人性的温度剥开,众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彼此算

计,互相猜忌。该剧在冷暖交替间,不仅区分了时空,更映照着人心的明暗与世态的炎凉。

《长安的荔枝》以其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脱颖而出。在拍摄王清儿时的回忆时，长镜头的巧妙运用，在将武打戏的惊心动魄、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时，又使得画面一气呵成，让观众的心绪跟随镜头沉浸在那座光影摇曳的古老客栈里。故事行至双层瓮，导演更是独具匠心，他将观众的视点置于瓮身之上，以独特的视角，引领观众经历它诞生、海运、历经战火抵达长安的漫漫旅程，这种奇妙的代入感，赋予了双层瓮生命般的温度。而剧中那些被网友笑谈为“导演沉醉于自我艺术”的片段，实则奠定着整部剧诙谐的气氛，何刺史斗鸡一场戏，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人物脸上涂抹着艳丽妆容，身着夸张夺目的服饰，动作间尽显滑稽姿态，整个场景被一种强烈的抽象意味贯穿，在色彩与形态激烈碰撞中，营造出怪诞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奇观。

如果说斗鸡为该剧奠定了诙谐的底色,那么结局处郑平安打在狗儿脸上的耳光,则击中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当郑平安化作一缕幽魂,与鲫三公子重逢,导演给出一个布满血迹的刀锋特写之后,狗儿默默立于他的身侧。此刻,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一种近乎父子的羁绊在无声流淌。导演摒弃了惯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达方式,选择用克制的笔触,反而更精准地穿透了表象,直抵观众,上了句号。

《长安的荔枝》借一桩看似荒诞的荔枝转运差事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牵动人心的一笔。一纸贴黄，人劝他趁乱敛财，或暗示他弃职潜逃时，唯有他守着爱，对于自己良心的守护，在他绝望的深渊中，撑起一

剧作给出了一个慰藉人心的结局:李善德遭贬黜,也给予观众的启示,远不止于“坚守良心”的道德,有当仁不让的胆魄,唯有将苦心的“钻研”、应融为一体,方能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路,让心中

编辑:曲鹏 美编:杨晓健 组版:颜莉

□齐瑞嵩

杜牧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让作家马伯庸写出了小说《长安的荔枝》。但改编的剧集《长安的荔枝》并非完全忠实还原原著小说，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增添了一些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分移了整部剧的叙事重点，在讲述“程序悲剧”的过程之中又加入了“为父报仇”这一条极具戏剧色彩的叙事线索。不可否认，这条线索的加入，使得整个故事的叙事更加适合荧屏，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那段岁月的平仄完整展开，但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于大唐官僚体制的批判色彩。

重点的偏移

在原著小说中,李善德接下“荔枝使”这一差事,原本并无波澜,但在剧中,导演为了阐述“转运荔枝”的困难之处,先是让敕令在长安一百零八坊中“转运”,“转运”至李善德所属的上林署时,以李善德太过“能干”为由,其众多同僚一起设计,让李善德遭受坑骗骗了敕令。剧中的改编不可谓不巧妙,借助“众多衙门都不敢接”“同僚齐心协力设计”等情节,将“岭南转运荔枝”一事的困难程度凸显出来,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

但也是由此开始，剧版《长安的荔枝》开始向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向滑动。原著的核心在于通过“转运荔枝”这件小事，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剧版《长安的荔枝》在荧屏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的旋辙之中。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使得剧集从一开始，就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赋予了李善德，将其放在一个“穷途末路”的牢笼之中，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逃出一片生天。

为了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剧版《长安的荔枝》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如郑平安、阿弥塔等角色,这又进一步稀释了“转运荔枝”这一核心冲突的权重,并再度将叙事重点转移。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官僚的“争锋”,并将这部分“争锋”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种处理方式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认贼作父的阿弥

这种改编方式增强了剧集的可观赏性,却背离了原著的核心精神,将原著中想要挣脱盛唐中“程序悲剧”的反叛精神替换成了“冤冤相报”的落俗剧情。

当然,剧集《长安的荔枝》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时空的几点创新,还是让人颇感惊喜。比如剧中对于斗鸡场景采用拟人化的表达,将斗鸡转化成人與人之间的武打场面,极大程度上扩充了视听语言的表达;在腐坏的荔枝送至贵妃生辰宴会时,借助角色之口,给贵妃一个开口辩解的机会,显示出十足的历史温情。除此之外,在剧版《长安的荔枝》中,全片结尾所采用的“破次元壁”式的表达,在影视叙事的探索上也是独辟蹊径。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

叙事重点的偏移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以唐朝荔枝转运为背景,讲述了小人物在官场与命运中的挣扎与坚守。从小说到剧集的改编过程中,叙事重点的调整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一方面,剧集通过精心的角色塑造和巧妙的情节设计,强化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冲突,使故事更具观赏性;另一方面,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将原本宏大的社会叙事转化为更具烟火气的个人奋斗故事。

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